

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綜述

彭 蕙*

東帝汶，全稱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帝汶，當地人簡稱自己的國家為帝汶諾諾沙（Timor Loro Sae）。東帝汶位於亞洲的東南部，努沙登加拉群島的最東端。領土包括帝汶島東部及附近的阿陶羅島（Atauro）和帝汶島西部北海岸的歐庫西（Ocussi）地區，面積 14,874 平方公里。

一

東帝汶很早就與中國有了經濟、文化上的交流，而且與我國的澳門有着密切的聯繫。帝汶與中國當時的貿易往來，主要是將帝汶的檀香木賣給中國商人。1515 年首批葡萄牙貿易商來到島上，並於 1520 年與帝汶貿易，後在島上定居下來。1613 年荷蘭人在帝汶島古邦西南端的一個海灣定居，葡萄牙人於是移到了該島的北部和東部。1859 年，葡萄牙

和荷蘭簽署了條約，瓜分了帝汶島，東部和歐庫西（位於帝汶島西部北海岸）歸葡萄牙，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葡屬帝汶；西部併入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尼）。葡屬帝汶是個相對孤立的島嶼，離中國的澳門有 3,200 公里，與非洲的莫桑比克 11,500 公里。

帝汶島歷經諸多磨難，先後遭到葡萄牙、荷蘭、日本、印尼等國的侵略。1975 年，葡萄牙人結束了在東帝汶近四百年的殖民統治，東帝汶宣佈獨立。之後又遭印尼入侵，終於在 2002 年 5 月 20 日恢



〈帝汶地圖〉（中國駐東帝汶大使館李璞領事提供）

*彭蕙，歷史學博士，華南理工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明德祿主教 (D. 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

復獨立，建立了東帝汶民主共和國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成為全球第一百九十二個主權獨立國，有了自己的國旗、國徽和國歌。如今已成為聯合國成員國之一。2002年5月，中國與東帝汶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帝汶民主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與東帝汶建交的國家。在東帝汶獨立之前，1996年，南非的霍塔和東帝汶人權鬥士明德祿主教同獲諾貝爾和平獎，更鼓舞了東帝汶人民反抗侵略爭取獨立的鬥志。雖然這個新興國家面臨不少困難，經濟發展的速度、規模還相對落後，但是隨着東帝汶人民的共同努力，與世界各地的不斷聯繫、交往，相信這些問題將得到完滿的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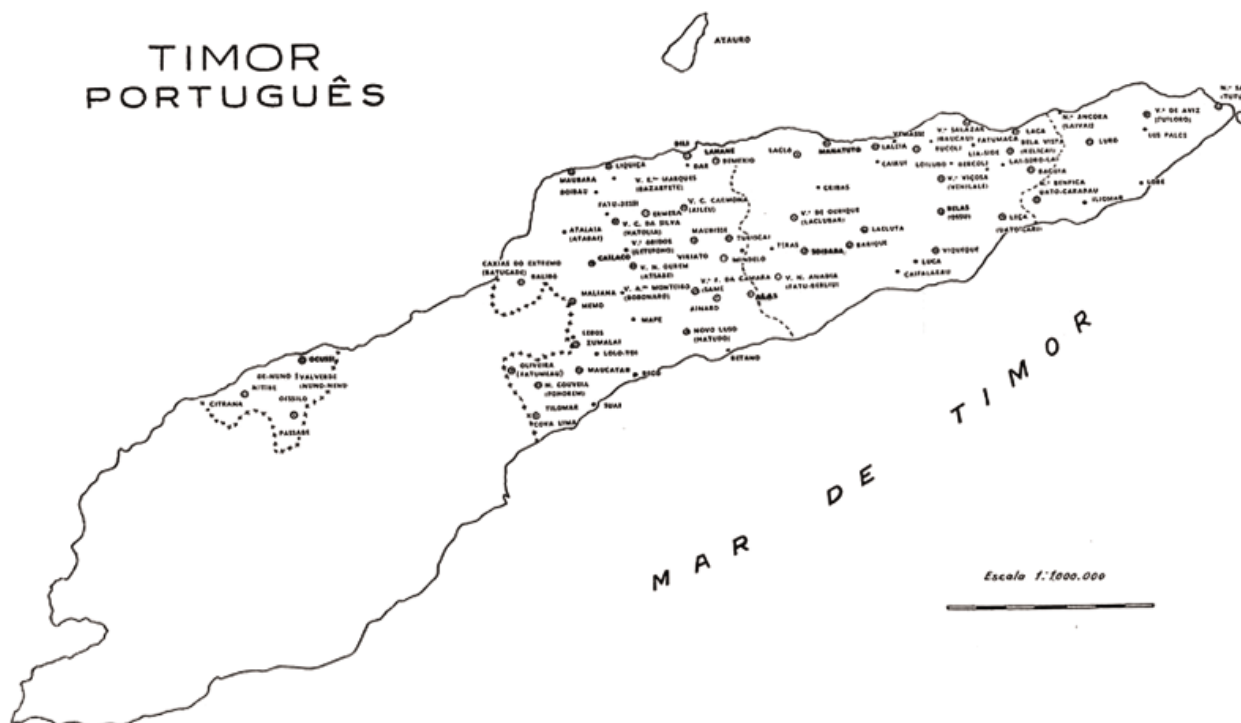
正是由於其重要的戰略地位，這裡歷史上成為西方殖民者覬覦、爭奪之地。但這個素有“檀香之島”的地方並沒有引起歷史學者的重視，尤其是國內的學者常常忽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對於這樣一個在歷史上與我國有着頻繁往來的新興國家，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她的歷史。

16-19世紀中國與帝汶在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都有往來，澳門在其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成為帝汶與中國交流的橋樑和通道，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貿易方面，澳門成為中國與帝汶進行貿易的中轉站。16-19世紀，澳門與帝汶的關係非常特殊，同屬葡萄牙的東方屬地，且關係非常密切。然而，這一時期的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作為中外關係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一直未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尤其是中國的學者常常忽視了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而把精力集中在對東帝汶的現狀、熱點問題、政治問題的研究上。目前尚沒有關於此問題研究的中文論著，文章更是寥寥無幾，可以說這個問題的研究在國內尚是一項空白。而外文論著則相對較多，尤以葡萄牙文居多。16世紀，澳門和帝汶先後成為葡萄牙在東方的海外屬地，由於距離葡萄牙本土較遠，因此由葡萄牙在東方的統治中心——葡屬印度來管理。而兩地在交往的過程中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成為葡萄牙東方屬地中關係最為親密的兩個地方。尤其是16-19世紀，兩地來往頻繁，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交往甚密。同作為葡萄牙的東方殖民地，對帝汶的關注程度遠遠比不上澳門。然而澳門的發展興衰直接關係到帝汶的發展；反之亦然，帝汶國內的發展和治安狀況也會影響到澳門。因此，研究澳門史不能不研究帝汶史，帝汶史的研究已成為澳門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如果研究澳門史不瞭解帝汶歷史的話，澳門史的研究將不完整；如果脫離澳門史而單方面研究帝汶史的話，研究的視野將縮小，研究的內容將變得單一。概而言之，帝汶史是澳門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澳門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主要介紹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關係這一問題的研究現狀。

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首先，以往學者往往忽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然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對深入研究這一時期中外關係史，歷史上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友好往來等問題都會有一定的幫助；尤其是對於發展中國與東帝汶的友好關係提供了歷史依據，促進兩國外交關係的發展；第二，對於該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帝汶史的研究和葡



帝汶地圖



〈帝汶地圖〉（引自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1974年澳門出版）

葡萄牙海外殖民史的研究。目前國內尚無一篇完整的關於帝汶歷史的中文著作。作為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之一，帝汶應該引起國內史學界的重視。大量的葡萄牙文文獻、檔案將成為研究這一問題的前提和基礎；第三，對於該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帝汶經濟史的研究。帝汶引人注意之處在於其島上的檀香木，這裡是白檀最主要的產地之一，後期這裡成為咖啡的主要種植地。檀香木和咖啡成為帝汶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第四，對於該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澳門和帝汶宗教史的研究。澳門與帝汶的政治關係一直都很密切，而且帝汶曾一度劃歸澳門教區管轄。相關的葡文資料和著作中，對於兩地宗教的關係著墨並不多，論述各有重點。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將有助於兩地宗教界的交流和發展；最後，對於該問題的研究有助於華僑華人史的研究。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交往頻繁，澳門人前往帝汶貿易、定居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在帝汶從事着不同的職業，為帝汶的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澳門人逐漸成為帝汶社會中不容忽視的一個群體；同時，帝汶人來澳門者也不少，他們在澳門學習、工作。然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目前成果還比較少。

二

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的關係研究甚是重要，尤其是帝汶史的研究已成為澳門史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國內迄今為止還沒有人對此問題作過深入的研究，儘管有零散的著述談及這個問題，但是因為兩地發展的獨特性以及這一時期兩地往來頻繁、關係複雜，給中外學者的研究帶來諸多困擾。而且關於帝汶的材料大多以葡文為主，由於這個語言障礙，國內學者大多避開對帝汶歷史，尤其是被葡萄牙人佔領的四百多年歷史的研究，而把目光集中到帝汶現狀、政治熱點等問題上⁽¹⁾。加之中國正史文獻中有關帝汶的記載較少，且大同小異，沒太多新意⁽²⁾，因此，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到現在為止，還是一項空白。

關於國外研究，則主要以葡萄牙文為主，有專著也有文章，成為該問題研究的主要參考資料。

一、論述帝汶歷史的文章和專著。以葡文為主，但是時間段主要集中在16-18世紀，很少有人將其歷史寫到19、20世紀。著作方面，萊唐(Leitao)的兩部著作，《帝汶的二十八年歷史，1698-1725》⁽³⁾和《1515-1702年在索洛島和帝汶島的葡萄牙人》⁽⁴⁾；莫賴斯(Morais)的《研究帝汶歷史的資料》⁽⁵⁾；傑夫里(Geoffrey C. Gunn)的《帝汶五百年》⁽⁶⁾，此書是目前研究帝汶歷史重要的參考書（有英文和葡文兩個版本），全書分為十四個章節，記述了從葡萄牙人到達帝汶之始一直到其建國近五百年的歷史，書中利用大量的文獻資料，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帝汶的歷史。尤其是書中的第三章論述了澳門、中國以及檀香木貿易。雖然對16-19世紀澳門與帝汶的關係論述不多，但仍是該問題研究的主要參考書之一，還有奧利維拉(Oliveira)《葡萄牙歷史中的帝汶》⁽⁷⁾。這些都將成為該問題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文章方面，如普塔克教授(Roderich Ptak)的《中國古代史籍中有關帝汶的記載》⁽⁸⁾，此文論述了部分中國古籍文獻中有關帝汶的記載。

二、論述帝汶的檀香木貿易的專著和文章。著作方面：戈麥斯(Ruy Cinatti Vaz Monteiro Gomes)的《葡屬帝汶檀香木貿易簡史》⁽⁹⁾；席爾瓦(Silva)的《帝汶及其咖啡種植》⁽¹⁰⁾，側重點在帝汶的另一種特產——咖啡的論述上。文章方面：以普塔克教授(Roderich Ptak)的《從帝汶到中國和澳門的檀香木運輸，1350-1600年》⁽¹¹⁾最具代表性，文章分為五個部分，著重論述了1350-1600年中國和帝汶之間的檀香木貿易。對於澳門和帝汶的關係雖有提及，但僅局限於經濟上的往來，對於澳門和帝汶其他方面的關係並未提及。

三、論述帝汶宗教的文章和專著。著作方面：文德泉(Pe. Manuel Teixeira)神父的《澳門及其教區》⁽¹²⁾，是文德泉神父所撰關於澳門教區史之鴻篇巨著，堪稱澳門宗教及歷史百科全書，共16冊，編寫時間跨越半個世紀。其中第十冊是專門論述帝汶傳道區的專著；澳門主教阿比利奧·若澤·費爾南德斯(Pe. Abílio José Fernandes)神父的《帝汶傳教團的簡史及現狀》⁽¹³⁾也較為詳細的論述了帝汶宗

教的發展歷史和現狀。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了帝汶傳道團，第二部分着重介紹了在帝汶傳教的傳教士。文章方面：大部分有關帝汶宗教的文章都刊登在《澳門教區月刊》（*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上。1903年7月17日根據鮑理諾（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主教的決定，創辦此刊。博克塞（C. R. Boxer）、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以及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神父等人曾在此發表眾多有關澳門史地的文章。刊登在上面的許多文章，或是帝汶宗教的專論，或是最新書目及內容的介紹，是研究帝汶宗教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然而這些文章和著作很少涉及澳門和帝汶兩地的宗教關係和發展等問題。

四、論述在帝汶的所見所聞。英國旅行家諾曼·路易士（Norman Lewis）《東方王朝印尼三島之旅：蘇門答臘—東帝汶—西巴布亞》⁽¹⁴⁾ 這位旅行家在八十三歲的時候帶着對東方王朝的好奇心，與他素來對原始部落的人文關懷，千里迢迢走訪印尼三島——蘇門答臘、東帝汶和西巴布亞（伊里安查亞）。此書對於研究帝汶當地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問題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五、論述帝汶和澳門之間關係的文章和著作。索薩（Ivo Carneiro de Sousa）《澳門和帝汶的歷史關係（十六至二十世紀）》⁽¹⁵⁾，此篇文章是目前對澳門和帝汶關係敘述較為完整的一篇，對澳門與帝汶的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關係都有涉及，但是過於簡單，祇是概括性的論述。而且利用的中文文獻資料比較少，因此在材料上略顯不足。

六、帝汶相關的報紙、檔案。澳門《政府公報》⁽¹⁶⁾、《帝汶政府公報》⁽¹⁷⁾、《澳門檔案》⁽¹⁸⁾、《大西洋國》⁽¹⁹⁾、《澳門教區月刊》⁽²⁰⁾、《鏡海叢報》⁽²¹⁾、《澳門人報》⁽²²⁾、《澳門》（*Macau*）、《賈梅士學院簡報》⁽²³⁾、《信徒之聲》⁽²⁴⁾、《澳門曙光》⁽²⁵⁾ 這些資料是研究帝汶與澳門關係重要的前提和基礎。

七、譯著和資料集。龍斯泰的《早期澳門史》中對外關係一節，提到“与帝汶的關係，雖然中國商人從巴達維亞運回大量的檀香木，在廣州出售，而

且售價低廉，以致從澳門到帝汶的航行，几乎無利可圖。儘管如此，每年還會有一艘船從果阿駛往帝汶，帶去公文、印度斜毬兵、官員、流放者、彈藥等，然後帶回政府文書、金銀珠寶等，經澳門轉運果阿”⁽²⁶⁾。施白蒂的《澳門編年史》⁽²⁷⁾、徐薩斯的《歷史上的澳門》⁽²⁸⁾；報刊雜誌方面《大西洋國》；資料集方面：文德泉神父的《十六世紀的澳門》⁽²⁹⁾、《十七世紀的澳門》⁽³⁰⁾、《十八世紀的澳門》⁽³¹⁾，這些都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資料。其他方面的資料：白樂嘉的《西方開拓者及其對澳門的發現》⁽³²⁾、博克塞的《葡萄牙貴族在遠東》⁽³³⁾、索薩的《帝國的倖存》⁽³⁴⁾、張天澤的《中葡早期通商史》⁽³⁵⁾、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³⁶⁾ 這些都是該問題研究的主要參考資料。

三

總的來說，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16-19世紀）最為關鍵的是資料問題，中文資料缺乏，西文資料非常零散，多以葡文為主，還有其他語言的資料，如英文、荷文、法文等，給該問題的研究帶來一定難度。而普塔克、索薩等人的文章雖然涉及帝汶問題，但是過於簡單，大多是流於介紹。然而，有一點不可否認，在國內對這個問題研究尚處於空白的情況下，這些文章和著作都給該問題的研究帶來一定的啟發作用。

通過對此課題相關成果的梳理，可發現當前研究的幾個特點：

一、國內學者多立足於帝汶的現狀和熱點問題的研究，對於其歷史則關注較少；二、對於16-19世紀澳門和帝汶關係研究不夠，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經濟方面的研究，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則比較少；三、國外研究以葡文為主，時間主要集中在16-18世紀，對於後期的研究不夠；四、國內外研究成果結合不夠緊密。

本文主要介紹了16-19世紀的澳門與帝汶關係研究的概況，選擇16-19世紀這一時間段，也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這一時期澳門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與外界，尤其是與東南亞

各國的聯繫密切，而且此地與東帝汶有着相似的經歷，兩地同屬於葡萄牙的東方屬地，而且一度屬於同一個主教轄區管轄。不同之處就在於澳門在經濟、政治、宗教等方面的發展水平要略高於東帝汶，經常給予帝汶以援助。就目前學術現狀而言，尚無全面、系統反映這一時期澳門與帝汶關係發展脈絡與特徵的研究成果。二是，澳門與帝汶關係內容豐富：1) 帝汶在這一時期國內形勢不穩定，澳門常常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給予援助；2) 澳門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窗口和通道，而澳門也成為中國與帝汶交往、聯繫的橋樑；3) 從澳門和帝汶的關係演變可以看出中國和葡萄牙等一些歐洲國家交往的大致情況。

16-19世紀，澳門與帝汶關係密切，然而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中國都有相關的政策規定，而且中文文獻中關於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記載相對來說較多。唯獨帝汶，在中文文獻中很少提到，一方面是其路遠地偏，另一方面，帝汶作為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相對比較貧窮落後。因此，重視對該問題的研究，能夠揭示澳門與帝汶關係發展的歷程、特徵及其緣由，從而進一步瞭解帝汶和中國的關係。

【註】

- (1) 李開盛、周琦〈中國與東帝汶關係的歷史、現狀及前景〉，載《東南亞縱橫》，2004年第2期，頁61-65；溫北炎〈東帝汶問題的來龍去脈〉，載《東南亞研究》，1999年第6期，頁18-21；劉新生〈走向獨立的東帝汶〉，載《當代亞太》，2000年第4期，頁36-39。這幾篇文章雖然都有提及帝汶的歷史，但過於簡單，並沒涉及澳門與帝汶的關係問題。著作方面，主要側重帝汶現代史的研究。如，徐志達《東帝汶維和親歷記》是一位在帝汶執行維和任務的中國維和人員在東帝汶的親歷記，對東帝汶的現狀研究有一定的幫助。劉心權《印尼、東帝汶》主要是一部旅遊觀光的指導用書，雖然也有提及帝汶的歷史，但祇是短短幾行字，不足以說明問題。
- (2) 正史、實錄、地方誌、文集中關於澳門海上貿易的記載居多，也有關於早期帝汶和中國貿易往來的記載。如《香山縣誌》、（明）胡廣等撰《明實錄》（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清）梁廷枏總纂、袁鍾仁校注《粵海關志》（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檔案材料方面，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基金會出版，1999年），其中收錄

了大量關於澳門海上貿易的重要史料，對當時帝汶和澳門的貿易往來也有記載。另一部則是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提供了較多的史料和檔案材料。

- (3) Humberto Leitão, *Vinte e Oito Anos de História de Timor, 1698-1725*,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Divisão de Publicações e Biblioteca 1952.
- (4) Humberto Leitão, *Os Portugueses em Solor e Timor de 1515 a 1702*, Lisboa, 1948.
- (5) A.F.de Moraes, *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Timor*, Bastora, Tipografia Rangel, 1934.
- (6) Geoffrey C. Gunn, *Timor Loro Sae: 500 anos*, Macau, Livros do Oriente, 1999.
- (7) Luna de Oliveira, *Timor na História de Portugal*,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Divisão de Publicações e Biblioteca, Lisboa, Vol. I (1949), Vol. II (1950), Vol. III (1952).
- (8) Roderich Ptak, "Some References to Timor in Old Chinese Records", in *Ming Studies*, 17, Fall, 1983, pp. 37-48.
- (9) Ruy Cinatti Vaz Monteiro Gomes, *Esboço Histórico do Sândalo no Timor Português*, Lisboa, Oficinas Gráficas Casa Portuguesa, 1950.
- (10) Helder Lains e Silva, *Timor e a Cultura de Café*, Porto, Imprensa Portuguesa, 1956.
- (11) Roderich Ptak, "The Transportation of Sandalwood from Timor to China and Macao, 1350-1600", in *Portuguese Asia: Aspects in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tuttgart: Steiner-Verlag-Wiesbaden, 1987.
- (12) Pe.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Macau, Tipografia, 1956-1961.
- (13) Pe. Abílio José Fernandes, *Esboço Histórico e do Estado Actual das Missões de Timor*, Macau, 1931.
- (14) (英) 諾曼·路易士 (Norman Lewis) 《東方王朝印尼三島之旅：蘇門答臘—東帝汶—西巴布亞》，馬可孛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 (15) Ivo Carneiro de Sousa,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Macau e Timor (Séculos XVI-XX)", *Revista de Cultura*, 2006 (18). Ivo Carneiro de Sousa, 中文名為蘇一揚。1993年在葡萄牙波爾圖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主修葡萄牙文化；1999年在該校取得博士學位，主修歷史，發表了多篇關於帝汶的文章。
- (16) 葡萄牙1836年12月7日法令第13條第一次規定每個海外省出版《政府公報》(*Boletim Oficial*)，以刊登“命令、公文、有關部門寄給海外政府的補充法令摘要，以及海外新聞、現行物價、統計資料和一切對公眾有興趣的材料”。葡萄牙海外屬地第一份《政府公報》1837年11月30日在果阿出版，澳門第一份《政府公報》是從1838年開始的，題為 *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o*（《澳門政府憲報》，原件沒有中文標題），創刊於1838年9月5日。此系列至1838年12月26日，共出版了17期。經多方查證

和不完全統計，澳門《政府公報》前前後後有過不同的標題：《澳門政府憲報》(*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o*, 1838)；《澳門地們暨梭羅省憲報》(*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1846-1856)；《澳門政府憲報》(*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1856-1866)；《澳門地們政府憲報》(*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e Timor*, 1867)；《澳門地們憲報》(*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67-1890)；《澳門地們憲報》(*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91-1896)；《澳門憲報》(*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1896-1927)；《澳門政府公報》(*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Macau*, 1928-1951)；《澳門政府公報》(*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1951-199)。參見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序言，頁9，澳門基金會，2002年。

(17) *Boletim Oficial da Colónia de Timor*.

(18) *Arquivos de Macau*，經1924年1月19日第3期《政府公報》上刊登的第8號立法性法規決定，由官印局出版，作為葡萄牙人在東方歷史的補充資料。其宗旨為刊登存於本澳檔案館中，從葡萄牙、其他葡語國家及外國檔案館中獲得的有關本地區歷史文獻的抄件或原件，為一十分重要的澳門史料彙編。從1981年起，易名《澳門歷史檔案館簡報》(*Boletim do Arquivo Histórico do Macau*)。

(19) *Ta-Ssi-Yang-Kuo*，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版的葡文報刊。1863年（清同治二年）10月8日創刊，週報。為一新聞、歷史、文學雜誌，共出版134期，曾刊載不少與澳門歷史有關的文章，對研究早期澳門史具有參考價值。社長為飛南地（José Gabriel Fernandes）。1866年4月26日停刊。1994年由澳門基金會與教育暨青年司影印出版合訂本。

(20)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21) *Echo Macaense*，澳門近代和現代報業中流傳最廣的報紙。全稱是：《鏡海叢報——政治、文學、新聞雜誌》。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7月18日創刊，有中、葡兩種文版，週刊，逢星期二出版，由孫中山與土生葡人、印刷商飛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等人合作創辦。該報除報導本埠和國內外新聞外，還刊登過孫中山撰寫的《農學會序》等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並曾報導過革命黨人的一些活動，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份與資產階級革命派有密切關係的報刊。該報發行至廣州、福州、上海、北京及新加坡、橫濱、三藩市等地。1897年12月25日中文版停刊，而葡文版則出版至1899年9月。社址在澳門下環正街3號。

(22) *O Macaense*，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版的葡文報刊。1882年（清光緒八年）創刊。初為半月刊，後改為週報。由施利華（Manuel José Maria Gonçalves da Silva）任社長。1885年施利華去世，由安東尼奧·巴士度（António Bastos）繼任。共出版247期，1891年該報刊出中文報名，1892年停刊。

(23) *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為賈梅士學院院刊，1965年12月創刊，以1980年紀念賈梅士特刊為終。主要撰稿人有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白祖麗、安娜·瑪里亞·阿馬羅、愛德格·C·克諾爾頓（Edgar C.

Knowlton）等人。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的許多重要論文曾在此發表。

(24) *A Voz do Crente*.

(25) *A Aurora Macaense*，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版的葡文報刊。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1月14日發刊。為一新聞、政治週刊。由費莉絲·費利西亞諾·克魯茲（Felix Feliciano da Cruz）任社長，由美式活版印刷公司印行。共出版56期。1844年停刊。

(26)（瑞典）龍斯泰（A. Ljungsted）著、吳義雄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145。

(27)（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澳門基金會，1995年；（葡）施白蒂著，姚京明譯《澳門編年史（19世紀）》，澳門基金會，1998年。

(28)（葡）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著、黃鴻鈞、李保平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

(29) P.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1. 記錄了1505年（明弘治十八年）至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澳門每年發生的大事。

(30) P.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2. 一部澳門17世紀大事記著作（葡文版），記錄了1600年（明萬曆二十八年）至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澳門每年發生的大事。

(31) P.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1984. 全書共750頁，記錄1700-1799年（清康熙三十九年至清嘉慶四年）澳門主要歷史事件及與中葡兩國有關的事件。

(32) J. M. 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1949. 初刊於《香港葡萄牙學會會刊（歷史部）》（*Boletim do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Hong Kong (Secção de História)*），第2卷（1949），頁7-241。同年，由澳門官印局發行單行本。作者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本書為葡萄牙史學界較系統將有關漢籍（多取自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引入澳門史研究的先驅著作。此外，由於作者在文中搜集了大量葡語資料並附以英譯，成為阿儒達圖書館《耶穌會士在亞洲》中的珍貴史料，為海內外華人研究澳門學者的主要葡語資料來源。本書的上述兩大特點使其迄今仍為澳門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籍。作者在全面闡述了葡萄牙海外發現的背景之後，回顧了葡中早期接觸的始末，着重探討了葡人居澳問題。

(33)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英國歷史學家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所著的一部史學研究專著。此書是其研究澳門史經典之作，論述了葡萄牙人在澳門尋求“自治”與貿易情況。書尾附有要籍介紹，保存了許多原始史料。

(34)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5)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

(36)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